

# 維持 維持

石 流 編

輕 度 書 店 出 版

10302

## 第 一 幕

時間：——一九四二年。

地點：——昌西鎮。

人物表：

成純一——維持會長。

金眼鸛——成的私人祕書。

王三寶——公安局長。

吳不成——成的小舅子。

成太太——維持會長的太太。

阿 菊——成家女傭人。

高玉亭——商會會長。

陳志雄——區長。

張春富——高玉亭的甥。

婦 人——成太太的妹子。

門 房——成家門房。

鋤奸人——甲乙兩人。

烏龜王八郎——警備隊長。

日兵一人。

報信者一人。

景：

在維持會長成純一的家裏，這是一間會客室，當然裏面設備得非常講究，正中是玻璃門，可以清楚的看到外面花園，右邊是通大門走廊的門，左內角有扶梯可上樓，左外邊有一個小門通廚房，扶梯不一定看得見，屋內陳設着好多道具，內正中擺着二人躺的躺床，是招待上客抽鴉片烟的，有時作爲自己跟他的相好——小丫頭抽鴉片烟與廝混的消魂榻。左右兩邊放着漂亮簇新的外面用漆皮包的沙發椅，右角有一架電話機，放在書檯子上或者是掛在牆上。台正中有一個圓桌，上面鋪着白檯布，擺着一瓶時新鮮豔的花，經常的放着白蘭地酒，旁邊放着三張矮桌子，玻璃門及兩旁都有幔子遮着，左壁上掛有汪精衛的像，右壁上掛有巨幅屏條。

啓幕：

台上杯盤狼籍，地下果皮紙屑滿地，顯示昨夜會有許多人聚集過。阿菊（小丫頭）先拉開玻璃門上的幔布，讓外面的陽光透進來，繼則打掃地下收拾桌上，金眼鵝鵝眼惺忪的打着哈欠走進屋來。

阿菊：哦（輕薄浮意聲）我當是誰呢？原來是金師爺，可真難得，

今天怎麼這樣早呀？

金：是的，阿菊，心頭有事就睡不着，我在外面候了點把鐘呢，怎麼，成大老爺還沒起床嗎？

阿菊：剛才翻了個身又睡着啦。

金：唉！（看錶）已經九點二十五分了，十點鐘要開委員會，快讓我去替他老人家請安，還有事要商談哩。（說着就上樓）  
（於是阿菊又動起她手中的掃帚）

阿菊：（自言自語）整天開會開會，還不是出壞主意撈錢，倒楣的還不是我們。（掃帚用力一振，垃圾正打着剛進門的吳不成）。

不成：（濺得他渾身紙屑灰塵）混蛋，混蛋，沒有眼瞓的東西，連我（傲慢神氣地指着胸口）都沒看見，真是有眼不識泰山（怒氣沖沖）。

阿菊：（半帶譏諷口吻）噫，真是有眼不識泰山，原來是維持會的紅人副官老爺，該死該死，求饒恕一下吧，我這廂有禮了（拿起掃帚又對他掃）。

不成：哎！哎！怪我眼瞓瞎，得罪了我的小乖乖，讓我賠個罪吧！敬禮！敬禮！（又舉手又鞠躬）（阿菊不睬他）小乖乖你還氣嗎？（嘻皮笑臉）

阿菊：誰敢氣維持會的紅人副官老爺呢！

（背過去掃她的地）

不成：算啦算啦，只當我瞎了眼睛，亂放一通屁就得了（扯她的臂）你我舊交情還值得氣的嗎？哈哈（嘻皮笑臉的）

阿菊：你不要扯扯拉拉怪不好看的（略頓）所說，我是個給人家使喚的奴僕，骨頭都要比你們大人先生們輕四兩，怎麼配得上給你講交情哩，好了好了，你還是去找你那個豆腐西施吧。

不成：唔唔，你何苦挖我的瘡疤呢！（氣憤難忍）那個臭東西，連狗都不要舔的，壞鞋底的窩囊貨，只有那個癩疤王三寶一輩子沒見過女人的貨色，才去找她。哼哼，臭貨（大聲疾呼的）

惱怒)講她舔了我的嘴,有失我的身份。

阿菊:嘻嘻(冷譏笑)臭貨居然有臭嘴嚙狗翹着尾巴去舔它,哦,副官老爺,「豆腐西施」不是你痛愛的心寶嗎,從前誰要背地講她一句,她都不答應,現在你竟罵起她來啦,嘿嘿(冷笑)心愛的人給人搶了去怎麼不氣呢。

不成:哼!有什麼地心愛,滿臉雀子斑,臭嘴渾身狐狸騷,提起來簡直要嘔吐,吐,(厭惡的吐了二口唾涎)不要提不要提啦!

阿菊:現在還提什麼呢?人已經抱到人家懷裏去了,沒有本事再提也搶不回來,還是啞吧吃黃連,不要響吧,免得丟臉。(覺得對方臉紅眼漲)噫,副官大老爺,怪我不會轉彎子講話,千萬別生我的氣。

不成:哼!看吧(怒從心起握着拳頭)走着瞧,走着瞧。(抬頭)(見左茶椅上有噴香的白蘭地)哦,有酒。(氣也沒有了,拿起來就咕咕咕的大喝,兩眼發紅絲,酒又重新燒起他胸中的慾火)哈哈,阿菊,你過來。(阿菊不理)哦!我的心肝,你曉得我多歡喜你啊!(伸手拉她)

阿菊:放手,放手(被他緊緊拉住不放)死鬼,再不放我要喊了(拼命一掌把他推在椅子上)臭烏龜,蒼蠅似的纏住人,告訴你,我還不是那樣下三癩,癩蛤蟆別想吃天鵝肉,你還是去找你那個「豆腐西施」吧。

不成:什麼,什麼,(氣憤)簡直罵起我副官老爺來,小臭屎黃鼠狼,我把你的黃毛「絳光」。看你凶!

(搖搖擺擺不定欲動手)

阿菊:哼!(譏笑)小臭屎黃鼠狼終比你搖頭擺尾的哈巴狗要爭氣得多,嘿!副官老爺(冷嘲)怎麼不害羞,還不是靠着維持會

長的小舅子的份上，渾個差事，自鳴得意，像那麼回事，這套威風還是拿挑大獎的面前去賣，你家姑奶奶倒不蕪乎這套。  
•（醉氣薰薰，神經更亂，口打着咯）

不成：呸！你算是在上海住過幾年洋學堂，現在爲什麼來跟人家當丫頭呀！不要臉！不要臉！

阿菊：（內心痙攣似的痛楚）哼！不要臉！我拿血汗換飯吃，終比你吃飯不做事，光想撈腰包的臭烏龜要好得多。

不成：好！你現在連我吳不成也不放在眼裏了，你算有維持會長做你的靠山了，是不是？

阿菊：是的怎麼樣！（叉腰挺前一步。）

不成：哼！好，我吳不成也不是好惹的，走着瞧，走着瞧吧！

阿菊：嘿！嘿！（冷笑不止）走着瞧，頂多走你姐姐的路，出出我的蹩腳，要她替你出口氣，打我幾下，罵我一陣，爲你稱稱心，出口氣是不是！

不成：（酒性發足，打咯不止，腦子裏似乎忘了阿菊剛才污辱他的事）哎哎，小心肝，心……肝我怎麼捨得哩，你不曉得我吳不成軟肚腸，好心眼，還不是嘴裏說說的，哈哈！

（一把攔住阿菊的腰）

阿菊：放開，放開，你放啊（拚命用勁掙不出他的手）要不放我喊啦！

（正在危險時候樓梯有腳步聲，吳不成的酒性被刺醒了，他急忙放開阿菊，心跳着，甚怕他的姐夫——成純一，或者姐姐下來看到不妙，於是故意多走幾步跟阿菊離遠點）  
（下樓的既不是他的姐夫，又不是他的姐姐，乃是一個昨天剛到維持會來當小職員的張春富。）

春富：（走向電話機拿起耳機）

（這時樓上傳來成太太的尖聲聲。）

阿菊小姪兒，什麼東西又把你的鞋釘住啦，死騷貨，來啲

！（這聲特別高）

阿菊：來囉！（含笑撒着灰塵，把盥盆望角落一擲，連手都沒來得及揩）

春富：（電話已接上，假如電話不是自動機的，那麼在每次打電話的開頭必需加上「喂！接××地方」）

喂！喂！你是高公諧嗎……高會長在不在？沒有起床嗎，我是成公諧，成大先生有話跟他老人家說，請快點叫他來接電話，我等着。

不成：（聽見打電話聲音很陌生，於是心定下來坐在沙發上）喂！你是誰，到這兒打電話？（有點神氣活現）我可從來沒見過你。

春富：噢！我是這兒維持會的小職員，昨天才來的，電話是會長委我打的，呃！先生打那兒來的，不知有何貴幹，請問……

不成：哦！你是新來當差的，怪不得連我都不認識，還是讓我自己來介紹一下，我叫吳不成，成大先生就是我的姐夫，我是這兒維持會的副官，兼稅務局稽查，這兒上上下下都叫我吳副官。

哦，哦，我倒忘掉問你尊姓大名，是誰介紹來的。

春富：哦（含有輕蔑意）原來是吳副官，我叫張春富，從前在中學讀書的，因為鬼子（自知失口，馬上轉口）噢，日本軍隊打來了，我們學校停課啦，我到舅家看我閒在家沒事做，才讓我到這兒來的。

不成：你舅舅是誰？

春富：是這兒商會的會長，高玉亭。

不成：哦！你就是高大哥的令甥，久仰久仰，哎哎，高大哥爲人真好，呂四街上沒有一個不說他好的，連三歲小孩子都說高大哥好，如今出任商會會長，正是衆望所歸，人人慶賀的事。請坐請坐，呃，請坐，可惜他的心軟了點，常常被人家三言兩語就軟了心腸，改了主意，記得上次皇軍剛到呂四鎮，因爲怕新四軍槍襲，需要建築幾座礮堡，警備司令長「烏龜王八郎」要高會長出面向各店家捐募三十萬塊錢作經費，限三天交款，可是一個禮拜過去了，連十萬錢都沒籌到，幾家店老闆哭哭啼啼的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就把高會長的心給哭軟了，結果二十萬都出在挑小担住茅屋的窮措大的身上，你想想看，這樣乾愁愁的像搾豆餅似的怎麼不吃力呢？籌了半個來月，才算籌齊，連鞋子破了都是他自己買，不要說手續費啦，臨了還給那個烏龜王八郎的警備隊長罵了一通。哎，你說這不是男子心軟做龜，女子心軟養漢嗎？哼！這個年頭只有做壞人，不然吃虧受氣活該，沒人體諒你的。

（電話鈴響，催促再三，春富過去）

春富：哦！舅舅，我是春富，今天上午開大會，成會長要你老人家馬上來，請你順便叫公安局長王三寶，跟陳區長一塊來，……是的，他老人家已起身正在抽煙哩。

不成：唉！那個龜王砲三寶也來開會，他媽的臭泥腿子，僵屍鬼晒太陽那裏會保得常，連一個扁担大的字都不識，去年還在上海當小瘟三，回到呂四來竟他會吹會捧，拍上了成大先生的馬屁，受了器重，老實說成純一低聲要他做公安局長，還不

是爲他下三癩會撈腰包，嘿！小人得志忘其本，連我吳不成也不放在眼裏，愛理不理的，好，走着瞧吧！（氣鼓鼓的）

春富：是是！少陪少陪，成會長還在等我回信呢（轉身要走吳不成拉住他）

不成：哎哎，你我雖萍水相逢，可是性情相投就一見如故，我爲的怕你年輕少學，容易吃虧，所以我就一絲不掛的把這班龜蛋們的窩底都給翻了。呃呃，你可得小心一二，不要學上他們那套壞習氣。

春富：是是，謝謝你——（春富又轉身走）

不成：喂喂！這是我們二個人講的話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當中有良心，我們的話，那裏講那裏完，誰要講出去誰就是「烏龜蛋」（做了一個烏龜手勢）

春富：好好，一定是烏龜蛋，烏龜蛋（烏龜蛋，特別提得響）少陪啦！

不成：哦哦！請便請便。（背着手搖頭晃腦的來回踱着方步，像煞有介事哼着吳古文）（少息）朱子曰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不偏不移是爲中也。（陰書■吻，尾音拖長）看這青年儀容尙整，前途非可限量也咳！（嘆氣聲）可惜落在這鬼窟裏來，真乃一失足成千古恨也。（尾音拖長）（搖搖晃晃地又回到酒瓶那兒，拿起沒有喝完的酒來）嘻嘻，還有哩，再乾上一杯吧。（斟了滿滿的一杯一股氣喝盡，接着又斟一杯慢慢的品着，坐在沙發上，搖頭擺尾的不知哼些什麼）

（電話鈴響，過去接電話）喂！找誰（喊了半天不應，才知道耳機顛倒了）什麼……你講清楚點，什麼彭志堅，不，彭志堅的，他媽的，這兒是成公館，那來什麼彭志堅，混蛋……

「罵你怎麼樣？成會長，成會長還沒起來哪。（話沒說完就把聽筒一掛斷綫了。）真是冒失鬼。（坐下茗酒）（電話鈴又響，不斷的響着）

不成：（憤憤地拿起聽筒）告訴你沒起床沒起床，（大聲的）真他媽的冒失鬼！（又是一擲轉身欲走）（電話鈴又響了）（樓上有腳步聲，金眼鵬下）

不成：告訴你沒起身，你怎麼……（才聽清楚是日本國語）哦！哦！警備司令烏龜先生，是是，我是混蛋，我是……（半腰裏聽筒給金眼鵬奪去）

眼鵬：嗨，嗨，大星台，（官長意思）我是祕書金眼鵬，剛才那個冒失鬼給我打跑了打跑了……喔喔，找成會長，好好，我去請他，請等一等（自然地電話鞠了一躬）（向吳不成）喂！酒鬼，別他媽的再發神經病啦，當心你的腦袋搬家。（上樓去請成純一）

不成：哂！老王八蛋，把女兒當着靠山，給中國人通還不够，還要找日本人去過活，不要臉，不要臉，（正憤憤的罵着，聽見樓上腳步聲加緊，知道成純一下來恐被罵，馬上乾了酒杯裏的酒，跑到右邊帷幔裏去躲着睡啦。）

成純一：（衣服不整，睡衣上還有一個火疤，拖着一隻拖鞋，眼屎滿眶的只是剎那忙拿起聽筒來）母些，母些囉！我是成純一，烏龜Sang 早安……嗨嗨嗨，我已經打電話去催來了，馬上就開會，嗨嗨嗨，沙已那那沙已那那。（鞠着九十度的躬）（金眼鵬張春富同上）

純一：（坐到沙發上抽着烟）喂！（向金眼鵬）打個電話去催他們快點來，怎麼這樣牽絲板藤的，快點，快點，（金眼鵬剛撥

好自動號碼，門房進來了！

門房：報告老爺，高會長，王局長，陳區長，他們在門外等着哩！

純一：好，快點請他們進來。（低頭一看，發覺自己衣服不整，少了一只鞋子）慢點，慢點，少等片刻，讓我去換下衣服，請他們在這裏坐坐，說我馬上就來。

門房：是是。（打揖而出）（金眼鵬扶着成純一上樓，舞台上留下張春富一人，少頃，高、王、陳進來）

春富：請坐，請坐，成會長馬上就來的，請諸位稍坐一刻。（於是倒茶遞烟忙個不停。）

三寶：兄弟，你得了，都是一個縱統管裏的人，又何必客氣呢？坐吧，坐下來息息吧！

高玉亭：好吧，春富，那你就不妨坐一會吧。（春富仍然站着）

三寶：高大先生，你真好福氣，有這樣好的外甥，你看，春富弟年青力壯實相吃介（ga），氣派又大方，生得一肚子好字墨，再說爲人又老成，那怕將來沒有他的天下吧。（連聲誇讚）哎，可惜肚裏缺少二句東洋話，要不然在東洋台星面前還不是一個頂刮刮的紅老板，哈哈。（笑起來雙手捧着下部的楊梅瘡，頓時把語氣轉到）喔喔喔。（下部發痛捧着下部坐到右邊沙發上）

區長：怎麼啦王局長，小肚子痛嗎？

三寶：不，不是，我的那個……那個痛。

玉亭：什麼痛，是不是害大渣，生痞子。

三寶：（尷尬來些）不，不是，我的小腸氣掉下來了，哎喲，哎喲。（撫着下部痛處）（人家去撫他傷處他拒絕了）（在沙發上躺了片刻痛好了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）唉！睇他媽的前世

算我倒了房運提上花梅籬子咯。

春富：你喝點熱茶吧。（三寶閉着眼請養神，喝了二口茶。）

區長：高台長，聽說前幾天烏龜王八郎隊長，又要你籌十萬塊什麼治安防禦費，怎麼搞的？

玉亭：唉！一言難盡，嘔吧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，說了有什麼用，不小心弄出岔子來，那就更麻煩，所以我也就從沒對人說過，其實你不說，誰又不知道呢？十萬塊錢出在老百姓頭上，他們那會不說出來呢？志雄，我足足花了七八天工夫，請各地鄉長幫忙，規定牛頭稅每頭五十元，鷄鴨每隻兩塊五角，糧和地賦稅是總收入的三分之一，一方面又在街上商店裏攤派了一萬塊，才解了圍，唉！（狠狠的嘆了一口氣）要是這樣幹下去，就是新四軍不要我的命，老百姓也會活活做死我的。唉，一方面又要受王八的氣，還要挨烏龜的罵，你想想看，這種差事還是人幹的嗎？（埋怨牢騷但並未下決）

區長：唉！（同情地嘆了一聲）玉亭哥，寄人籬下那有自由呢？一天到晚這個那個的忙個不休，簡直就把區公所當快子站，沒有快子沒有花姑娘就來找區長，眼見一批批出去，不見一個人回來，人是一天天的少了，以後總有完的一天，那時候叫我到那兒去找人呢，找不到怎麼辦呢？唉！這個差事怎麼幹呢？

三寶：哎哎，你們兩位的話，我可多少有點不贊成，「苦」是不錯的，可是全爲了我們自己啊！皇軍到此地來爲了啥？還不是爲了清剿共產軍，替我們地方維持治安的「格」，你們兩位就勿應該自私自利，應該多爲大家做事情（屁股放到這兒，成會長衣服整齊的手持「司的克」一步步節奏的下了樓梯，後

面跟着金眼鵂）。

純一：哦！諸位都到齊了，請坐，請坐。（坐在當中央藤椅上）金眼鵂你也坐下吧。（指金）

（成純一是噙着一支雪茄，愛喝酒，拿起他那晚未喝完的酒瓶，可是空的）啊！酒呢？

眼鵂：喂！快拿酒來（春富這時簡直就是一個佣人，他厭惡的去廚房裏拿酒。）

純一：今天請諸位到這兒來開會，爲的是要討論幾個問題，也就是警備隊長烏龜王八郎要我們做的事，因爲皇軍在四分區清剿，已全盤獲得勝利，現奉南部少將命令，需派出在四分區的大部皇軍到三分區秦興、靖江，等地清剿，這兒警備隊也需派一大部份隊伍去參加三分區清剿。

區長：哦！他們不是全部開走？（疑惑着）

純一：是的，因此，有幾樣事要請我們維持會出來辦的，當然也是我們應該幹的，把信拿出來。

眼鵂：是！（拿出信）（春富拿酒上）

純一：（手拿着皇軍的公函，一邊著酒）第一需要二百個伙子，（對陳區長注視一眼）還得年青力壯的，走得動背得起的；第二，需要找廿個花姑娘，（對王三寶）年青漂亮，溫柔多情，要特別注意有沒有花柳病；第三，皇軍這次遠征三分區，目的是爲了你們蘇北人民的治安，不再受共產軍的騷擾，所以這次出征定要凱旋而歸不行，當然保證勝利的基礎是決定於將士的用武，爲了大大旺盛我們大日本皇軍的武士道，你們必需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物質慰問，越多越好，少則也得拾萬，（目光停在高玉亭臉上）否則就不行，以上諸事希迅速

遵照辦理，限三天辦妥。（讀至此高陳面面相覷）此致呂四鎮維持會會長成。底下是「烏龜王八郎」謹啓。關於以上三事，我個人認為應該做的，並且要做得好，（略頓）才不貽我們呂四人的面子，大家有何高見？

眼鵬：對對，成會長言之有理，真不愧是一位努力東亞和平建設的汪主席的高足，眼光遠大，真是我們呂四人的英雄豪傑，我相信三位先生定無異言吧！

三寶：勿錯，成大先生的話有道理，有妙頭，替我們呂四人爭面子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我贊成這樣辦！我贊成這樣辦！

（底下沒有響應了）

純一：高會長，陳區長，你兩個的高見如何？（高陳二人互讓發言，結果還是老頭子先開口。）

玉亭：會長的高見，我們怎敢違反，可是困難之處也希會長諒察，拾萬塊錢，二百個伙子，廿個花姑娘，爲數實在不少，要在這周圍十里方圓的呂四，三天之內找到這麼多的東西，恐怕有點不量力也？！

純一：唔！（有點不快）

玉亭：況且在短短的廿天中，已向老百姓捐募過兩次共計四十萬，第二次的十萬塊錢直到昨天才算東拼西湊的籌齊，假如馬上又是向老百姓捐拾萬，這樣怎麼成呢？大先生！

區長：是的，大先生這個差事實在不容易辦。前幾天造公路要我抓兩百個伙子，到今天一直沒有放出來，今天再叫我去找兩百個，那簡直是難上加難。

玉亭：成會長，假如我們把鄉保長逼得太緊了，說不定會起變化，聽說施家鄉和清涼鄉已跑了兩個鄉長，十幾個保長，到新四

軍那邊去了，原因是錢呀糧的逼得他們太緊了，喘不過氣來，才這樣做的，這個問題請會長考慮考慮。

純一：哼！有什麼考慮的，（拍桌大呼威風凜凜）跑，看這班東西跑到那裏去，非得找來剝皮抽筋不可，王三寶你聽見沒有？

三寶：——是是……聽見了，可是到那裏去抓呢？（縐眉苦臉）

純一：混蛋，要你當公安局長幹什麼的，飯桶！

三寶：（低頭下氣）是！是！

純一：請你們兩位（高，陳）放明白點，我姓成的講話從來沒有打過折扣，老實說，要在維持會裏掛個名，遇着什麼差事也就得爽爽快快的出來「維持維持」。哼！困難！天下那有現成的事，擺在那兒讓你去做的，要怕難，那你就自己掏腰包填啊！

玉亭：會長，我家裏大大小小就靠那幾間店過活，鄉下的田又在新四軍地區，我也不敢下鄉去，租也收不到，那有錢填呢？（苦苦的述着）。

區長：大先生，請你幫幫忙吧！我家裏四口子，只有幾畝田，還是給人家種的，從前只是靠着教書養家，那來餘錢呢，大先生，我情願不做區長，請你換一個吧！

純一：嘿！換一個，（冷笑這沉沉的一股兇氣）早怎麼不說，現在可說沒有這麼容易啦！好啦！別再囉嗦了，讓我們弄翻了臉，可就不好看啊！

玉亭：成會長，你千不看萬不看，看在我們世交面上，也得通融通融過去啦！

純一：嘿！你怎麼越老越糊塗了呢？你跟我談世交，要我通融通融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跟日本皇軍，也去講講世交要他跟我通融

通融呢？

（春富看得氣憤填膺，咬牙切齒的惱怒着）

（這時忽然從右門進來一個送信的人）

報信者：（喘着氣不停知道他是從遠處來的）會長，會長，仁透鄉的鄉長彭志堅，今天早上帶了五個保長跑到新四軍那邊去啦，

！

純一：混蛋混蛋，快把他家裏人抓來重重的辦！重重的辦！

送信人：他家裏的人跟東西都搬光了。

純一：什麼，都搬空了，你們偵察隊（指王三寶）幹什麼的，狗東西，老子砍你的頭——

不成：砍你的頭，砍你的頭，成純一我要砍你的頭——（慢後吼着醉鬼吳不成的半醒半醉的癡語，慢布震得發響，大家驚慌不知所措。）

純一：有鬼有鬼，（大家跟着純一向樓上跑去，台上只剩下春富。）

春富：哼！狗東西，你們這班惡魔，仗勢欺人，不把我們當人看待，這種日子再不是人過的了，不幹了，我要去參加新四軍。（說着就向門口奔出）

不成：啊啊！張春富，張春富，你到那裏去，喂喂——（醉鬼吳不成直奔到台前，想阻止他的去路急急下）

